



# 讀而未讀的理由， 不讀而讀的方法

黃元鵬  
◎ 旅英文字工作者

對於不懂的事物「不知為不知」，只是一種中性的態度；不知而否定固然狂妄，不知卻轉而深致仰慕敬佩，那就不是謙卑而簡直是懦弱。羅素舉過一個例子：若有人讀不懂一首詩，會直接懷疑那是失敗的作品；若是無法理解一條數學公式，只敢說裡面必定大有深意。每個社會都會自然而然形成特定的價值體系，內容是一系列高低有別的事物或觀念。體系既成，表示已為大多數人接受、認可，一般個人遂不敢輕易挑釁。羅素的例子中，顯然在常人眼裡，數學（科學）是遠高於詩（文學）的，以致否定一首不懂的詩無論如何都比一條莫名其妙的數學公式來得「安全」一點。這種現象同時也是崇拜或屈從權威的社會心理反映：「它一定很好、它應該很好，因為大家都說它很好」。類似的例子還有好多：當年侯孝賢的《悲情城市》初上映時票房清淡而草草收場，直到在義大利影展獲獎後捲土重來，「果然」佳評如潮，至少看不懂的也不敢太張揚，照舊趕場如儀以免落人嘲笑。像高行健一本又一本厚厚的大作，命運之起落也可同理類推。

我相信藝術鑑賞原本就是一門莫測高深的學問，舉凡行家欽點的天才、主流當令的經典，從不敢稍有不敬，自知音盲也要赤忱讚揚貝多芬、巴哈、莫札特和蕭邦、德布西；即使關門唯看周星馳，出門則言必稱李安。逆流而行吃力費事又不討好，我已經承認了：這是一種識時務的懦弱。現實是：再怎麼耳背也沒人會看不起古典音樂吧？而大部分人都同意看書是一件高尚的習慣，雖然後者這個「共識」未必能充分反映到書市景氣。我們經常見人在自我介紹的「興趣」欄裡註明「古典音樂、閱讀」兩項，此時兩者都成為社交櫥窗裡的品質標籤，如同在食品的營養成份上強調蘊含豐富維他命ABCDE等等。

對許多人來說，閱讀的社交意義高於知識意義；若說真有「閱讀焦慮」這種症狀，其實也只不過是社交焦慮的變形罷了。此處所謂「閱讀焦慮」大概是指「應」讀的書多於「已」讀的書因而產生的心理緊張，至於何者能名列「應」讀書單，要視社交場合之差異而定，有時是某行的大師經典，有時是新科的暢銷名著、話題作品或八卦秘辛；「文化」消費時尚也是風水輪流轉的，難以一概而

論。重點在於：既然閱讀焦慮實為社交焦慮，閱讀目的決定閱讀方法和過程，則「已讀」之「讀」自然不同於為研究、求知或修身養性而「讀」。另一方面，有需求往往就隨之有供給，應運而生的「求生書」大大方方地指導社交閱讀技巧，絲毫不足為奇——除非作者大有來頭，比如說，是個堂堂的文學教授，那就值得一提了。

Pierre Bayard是法國第八巴黎大學的法國文學教授，他的新書*How to Talk About Books You Haven't Read*（《如何談論沒讀過的書？》）被他的英國出版商Granta Books列入「文學／幽默」類；不過，以書論書，他寫得一本正經，書衣上那小小的兩個字：「literature/Humour」恐怕是本書唯一幽默之處。Pierre Bayard接受媒體訪問時才透露，原來*How to Talk About Books You Haven't Read*是他以虛構的「我」寫的，因為他喜愛用幽默的方式處理複雜的題目，真實的Pierre Bayard絕非「不讀書」的人。如此一來，本書和「小說」（fiction）之間的距離就很曖昧了。

儘管寫作技巧特別，本書確實是想討論一個嚴肅的議題：讀書與非讀書（reading vs. non-reading）。別忘了Pierre Bayard畢竟是位文學教授，望題生義期待這是一本普通的how-to書、可以按圖索驥的自助式處方箋，一定會大失所望；而Pierre Bayard的身分同時是心理分析家，他寫本書的首要目標是協助可憐的學生走出對「閱讀」的誤解和焦慮。話雖如此，我相信一般困於社交型閱讀焦慮中的男男女女或多或少也能從中獲得一點啟發吧？

現在讓我們暫時忽略Pierre Bayard的寫作策略，仔細看看他對「讀書／非讀書」的意見為何。

Pierre Bayard認為：無論如何，「書」的角色與價值至今仍相當受肯定，以致一般人要承認未曾「讀」過某些書時，總有潛意識的罪惡感；另一方面，在生活中或特定的工作上，例如教師、記者、評論員等等，難免必須談論事實上未曾「讀」過的書；兩種原因交織，精神於是備感煎熬。然而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對閱讀的定義是偏差的、狹隘的，進而怯於承認沒「讀」過某些書，更別提必須談論未曾「讀」過的書時，心理上無可避免的緊張與不安。

和許多現象一樣，對書來說，「讀」與「未讀」之間的界限並不容易一刀兩判；何況「讀過」和「未讀過」這兩個概念本身就是模糊不定的。Pierre Bayard對書的分類是：沒見過的（books unknown, UB）、涉覽過的（books skimmed, SB）、聽過的（books heard, HB）和忘掉的（books forgotten, FB）。談到書的時候，他又提出四種態度，以符號表示就是：++（強烈肯定）、+（肯定）、-（否定）和--（強烈否定）。UB、SB、HB、FB和++、+、-、--兩組符號之間可以隨意成對組合，如UB++、SB-、FB--，構成了本書的核心論點：既然書不只「讀過」和「未讀過」兩種，「讀」過也未必是徹頭徹尾終卷才算數，即使對沒見過的書、涉覽過的書、只聽過的書甚至已忘掉的書，表達我們強烈肯定、肯定、否定或強烈否定的看法，有何不可？本書隨之鋪展開來的，其實也是Pierre Bayard對閱讀的理論。

*How to Talk About Books You Haven't Read*是一本小書，英譯本大約不足六萬字。全書分為3



部分：第一部分有 4 章，分別介紹區別 UB、SB、HB、FB 等 4 類書的理由。第二部分也有 4 章，說明如何對一般群眾、專家、作者以及自己的情人談沒讀過的書。第三部分還是 4 章，討論讀者自己應有的態度。各章的結構也很一致：都是對一到兩、三篇文學或電影作品中的情節藉題發揮；有趣的是，書中的「我」所提到的書，就明明白白用 UB、SB、HB、FB 分類加上 + / - 等態度標示，算是以身作則吧。

20 世紀後半葉起，法國是後現代主義、解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的源頭和重鎮，Pierre Bayard 立論和分析的邏輯自然也帶有類似的風格，他對「書」和「閱讀」的詮釋因此顯得順理成章。在他看來，「書」並非止於有形的物理形式所包含的內容，實際上包括每位讀者的理解、引申、想像和組合等等活動。換句話說：每本「書」都是流動不居、難以捉摸的對象，而「閱讀」也自然而然地是持續不已的歷程；當我們談論「閱讀」這回事時，重點與其放在「書」的實質內容，還不如放在其結果來得更有意義。掌握這個基本原則，就不難對 Pierre Bayard 的閱讀理論知其所以然了。

Pierre Bayard 造了 6 個名詞來闡述他對閱讀的觀點。首先，是「集體圖書館」（collective library），指整個社會或團體共同認知的書所成的集合，像是各種經典名著就是。其次是「內在圖書館」（inner library），是每個人所確實讀過的書組成的。當人們談論書籍時，這些被談論的對象便構成了介於「集體圖書館」和「內在圖書館」之間的「虛擬圖書館」（virtual library）。

在個人方面，先是有「內在書籍」（inner book），也是「內在圖書館」的來源。「內在書籍」同時也是「掩蔽書籍」（screen book）的基礎，是每個人想像中的經典名著組成的，亦即「集體圖書館」的內容。此外，「虛擬圖書館」的內容則來自另一批「幻魅書籍」（phantom book）。

「集體圖書館」的書我們不必真的人人讀過，但是透過種種形式的間接過程，人人都能略知一二，因此不影響談論。另一些書被稱為「掩蔽書籍」，因為其內容是想像出來以遮掩我們未曾真正閱讀過的令人不舒服的事實。「內在書籍」是人們真正讀過的書，既構成自我的意象，也是理解、認識世界的基礎。「幻魅書籍」則出現於雙方或多方共同談論相同書籍時，此書其實並無共識，人人各憑本事製造出幻影而已。

就算「書」可以限於它的物理實體和內容，實際的閱讀歷程也一再顯示閱讀的片斷和浮動特徵；也就是說，沒有人能記住所有內容、也不會有兩個人的理解會「完全」相同。這兩個特徵同時造成「內在書籍」的本質正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人所自以為讀過的「書」，在各自心中所形成的意象其實是零零碎碎的片斷經過一再重整、加上特定認知扭曲下的結果。

於是，有了以上的前提，讀者可以從容自在地談論各種書了：即使那是你不知道的書，或許它是「集體圖書館」的內容之一；或者它是你只略讀過的書，閱讀本來就是片斷的；或者它

是你只聽過的書，何妨大膽說出你的理解；或者你根本忘了內容，誰又能記得住一切呢？再者即使面對不同場合也無所謂，記住：無論如何都只是人人各談其書罷了，不須在意。

Pierre Bayard要我們認清：閱讀只是過程，目的是通往自我創造的世界。談書的時候，要緊的是表達我們自己而非關於書本；或者，是透過書本而表達自我。

身為文學教授，他對讀書的基本態度強調以自我的「精神創作」為依歸，不足為奇。雖然其他領域的學者恐怕難以認同，但是，即使超越文學而論，我仍然相信書只是一種儲存、負載的工具，重要的是內容；而書之內容，最大的意義在於對個人的啟發或提供應用。總之，書的功用是催生創造的可能契機，「書」本身並不神聖，亦無須將閱讀哄抬成高尚無比的菁英品味。Pierre Bayard的*How to Talk About Books You Haven't Read*這本暢銷書，如我在前面說過的，相信它一方面能讓有心人解放閱讀的束縛，自此以人讀書而非讀於書，一方面也必能讓文化社交場合裡好以書助談的氣質眾生如釋重負，更可街談巷議、暢所欲言。

最後且回頭看看在社交閱讀之外，還有為研究、求知或修身養性而讀書的，Pierre Bayard的觀念可能就不恰當了。對修身養性來說，讀書是自家事業，並沒有「應」不「應」讀的問題。那以研究、求知為目的呢？若幸而不在學院宮牆之內，研究、求知依舊是滿足自己的事，「應」不「應」讀、「讀」與「不讀」的問題皆可自由心證。至於學術中人，讀書自成一套嚴格的職業化規範，許多情況下甚至捨本逐末，讀書本身幾乎昇華為最終目的，Pierre Bayard的理論當然更行不通。連他自己不是都強調了：書中只是虛構的「我」在講經說法，真實的他，一位正規大學的堂堂學者，哪來這種讀書的瀟灑和自由？若說藉想像的情境以對比、反諷自身的現實處境也算是種「幽默」，那本書可真是幽默之作！ ISBN

• Pierre Bayard. *How to Talk About Books You Haven't Read*.

UK ed.: London: Granta Books, 2008. ISBN 9781862079861.

US ed.: New York: Bloomsbury USA, 2007. ISBN 9781596914698.